

电影能“轻装上阵”吗

张勇

当前,AI生成或参与制作的电影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出现在电影院里,随之而来的热议几乎没有停过。

回溯其历史,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一门与技术紧密相连的艺术。摄影机的运转、胶片的显影、光影在银幕上的投射,构成了现代视觉经验最初的震撼,也奠定了电影作为工业化艺术形态的基础。随着电影工业不断成熟,高昂的制作成本、复杂的工业流程、庞大的人员体系,使影像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愈发接近一项精密且沉重的资源调度工程。一部电影或剧集的诞生,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人的协作,跨越数月乃至更久的制作周期。摄影、灯光、美术、特效、后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专业化,影像生产只有在资本与时间持续供给的前提下才能运转。

在这样的背景下,AI的介入显得意味深长。AI推动的不只是制作手段的更新,更是一种生产逻辑的转向——影视创作正在从高度依赖重资产、重人力、重流程的模式,逐步走向更具弹性、效率和创造力的“轻量化”形态。这并不意味着对专业性的削弱,而是结构性的松动与重组:当技术成本被有效压缩,AI承担起技巧性高、重复性强、程序化程度高的工作,创作者才得以从繁重的技术执行中抽身,重新回到判断、选择与审美决策的位置。因此,“轻量化”的核心不在于削减,而在于释放——释放创作的时间、精力与想象空间。

AI与影视的结合首先改变的是创作节奏。影视作品的生产周期被压缩,但被压缩的并非思考与构想的时间,而是执行层面的成本与损耗。AI并未取代创作者的判断,反而让判断变得更加集中、更加不可回避。创作不再是一条单向推进的路径,转而成为一个可以不断



中国电影科技企业演示实时动作捕捉技术。

新华社发

断回溯、修正与深化的过程。

在实践层面,这种变化已经清晰可见。在北京的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创作者只需完成基础表演,便可借助AI系统实时看到另一位演员形象在画面中的呈现效果,并迅速生成成分解与动态预演画面。前期筹备由此从经验判断,转化为可反复检验、不断校正的过程;西安电影制片厂推出的AI大模型“影语”,则尝试为影视创作提供从剧本生成、评估与修改,到故事板制作、制片管理和样片生成的系统化支持,构建起一个贯穿创作全周期的协作网络。

当技术逐渐成熟,平台与机构层面的主动介入,使“轻量化”不再停留在少数项目的实验阶段,而开始具备产业层面的扩散效应。从早期建设XR虚拟制作系统,到在横店打造并不断升级虚拟摄影棚,再到主动下调虚拟制作系统的使用价格,虚拟拍摄逐渐从“展示性技术”转变为可被常态化使用的生产工具。技术门槛的降低使更多创作团队得以进入这一体系,也

让虚拟制作真正融入日常生产逻辑之中。

AI推动的影视工业“轻量化”,所松动的并非艺术本身的重量,而是长期附着其上的工业负载与技术惯性;被重塑的不只是影像的生成方式与制作流程,被释放的也不仅是成本空间,更是创作的自由度。当表达不再受制于条件,降本增效便显露出其文化意义。

从全球视角来看,这种变化的意义尤为突出。一方面,对于资金与技术相对匮乏的地区而言,影视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产业,AI为这些地区的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使他们得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原本难以落地的想法。

此外,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创作主体结构松动之中,AI削弱了资源的中心化,使形式不再先于内容而存在。AI使影像创作不再专属于少数掌握完整工业体系的专业团队,而逐渐向更广泛的青年创作者敞开,个人或小型团队亦可借助AI完成原本高度复杂的创作环节。《飞过乞力马扎罗》等青年学子的作

品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AI整合视觉想象与情绪经验完成的影像实践。

在AI迅速迭代并与影视业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对未来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有行业观察者指出,未来一两年内,AI主导或深度参与的影视作品占比,可能达到相当规模。技术更新的速度,正在不断压缩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时间差。

需要重视的是,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发关于艺术边界的讨论。当算法深度介入创作,影视作品是否会趋于同质化?情感是否会被公式化?这样的疑问并非多余。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它的使用方式,决定了其最终指向。若将“轻量化”简单理解为效率至上,确实可能导致表达的贫乏;但若将其视为释放创作潜能的条件,则恰恰可能为影像艺术打开新的空间。

历史经验或许能够提供参照。电影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新,几乎都伴随着类似的焦虑:有声电影是否会破坏影像的诗性?彩色是否会削弱光影的力量?数字技术是否会消解真实感?回望这些争论,人们会发现,真正决定作品价值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创作者如何使用技术。对于影视而言,技术从来只是工具,影像的意义始终来自于人。因此,“轻量化”并不意味着去人性化。恰恰相反,真正的“轻量化”,是让人从沉重的技术负担中解放出来,使技术成为想象力的延伸与转化工具。AI并未削弱人的角色,反而重新界定了人的位置,技术越是强大,创作者越无法回避自身的立场,其审美判断、价值立场与表达自觉,反而愈加重要。

因此,AI或许让电影得以重新接近它的本源:以恰当的形式,将人的经验、情感与时代的震动,安放进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民间不缺“好声音”

——从“不一样的花火”看新大众文艺省域实践

何沐阳

近两年,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颇多。简而言之,新大众文艺就是文艺不再只是少数专业精英的事,而是普通人可以参与创作、参与传播、参与评判,并且最终受益于其中的一种新文艺生态。“不一样的花火”诗画浙江·大美中华·原创歌曲创作项目,自2023年1月启动以来,历经3年深耕,成为新大众文艺省域实践的一个典型样板,受到广大观众和互联网用户的欢迎和喜爱。活动通过敞开大门、降低门槛,让基层群众从文化受众转变为文艺创作主体,并且证明了:百姓中蕴藏着最蓬勃的文艺力量。

新大众文艺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大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主角、主人翁。以往部分音乐展演,专业门槛偏高,大多局限在专业从业者圈子,很多真心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少有自我展示的舞台。“不一样的花火”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其零门槛、不设限、接地气。不论是专业音乐人还是外卖小哥,在校学生还是退休工人,不问身份职业,不管年长年少,只要心里有歌、心怀热爱,都可以大胆写歌、放声歌唱。

3年下来,活动征集到3000多首原创歌曲,曲风涵盖流行、民族、摇滚、通俗等各种音乐类型,其中有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以小幸福反映大主题的作品,也有不少反映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浙江特色、结合时代表达的作品。比如,歌曲《老爸你在干嘛》,以晨昏交替的生活切片为轴,铺展出两代人记忆交叠的家庭图景,其动画MV在网络上收获许多网友的共情。

截至目前,“不一样的花火”累计举办50多场线下展演,走进浙江多地城乡。舞台不搭在豪华大剧院,直接搬到社区街巷、乡村田野。人们搬个小板凳就能看,老人孩子都能跟着哼。

评选过程也很“大众”。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全程匿名盲评,结合专家专业性点评和大众真实投票,有兴趣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用耳朵投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艺的共享——你写我听,我唱你评,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也都是评判者。

新大众文艺的另一大特点,是善于借助新技术、新手段,让文艺作品突破

小圈子传播,抵达更广阔的人群。这一全民共创共享的文艺图景的产生,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影响辐射新大众文艺创作、传播、消费、产业生态等各个环节。“不一样的花火”在这方面同样有所实践。

比如,活动线下演出同步直播,还把精彩片段剪成短视频,在各大线上平台传播。3年下来,相关短视频全网浏览量和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次十分可观。其背后,是文艺创作主动适应技术变革的深刻变化。过去,一首歌不能火,主要看有没有大公司推、有没有明星唱。现在,新技术大大推动了文艺的创作,文艺的传播逻辑也由此发生改变——一部手机、几个软件,人人可以在家里完成从写词、作曲到录制的全过程。可以说,“不一样的花火”比较好地实现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既保留了现场演出的温度,又借助新媒体实现了裂变式传播,其整个过程,就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实践。

在笔者看来,“不一样的花火”瞄准的是一种长期主义——润物无声地提升大众的文艺审美,让人们在参与和欣赏中,慢慢长出“音乐的耳朵”,提升音乐的审美品位。再好的文艺作品,最终都要走到群众当中,要和百姓生活无限贴近、融为一体。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潜移默化的。

刚开始,很多人可能只听得懂“好听”或“不好听”。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慢慢就能说出哪里好、为什么好,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审美能力。这种审美提升不是外来的灌输,而是内生的生长。它不是告诉老百姓“应该听什么”,而是在一次次参与中,让大家发现“原来这样的歌好听”“原来生活里处处都是歌”。慢慢地,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文艺,而是主动地欣赏、鉴别、创造。

说到底,文艺的根本目的,是让更多人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富足。作为一项冒着热气的品牌性文化惠民实践活动,“不一样的花火”用3年的自身实践证明,当大众真正参与到文艺创作和传播中来,当他们在一个开放、包容、温暖的环境中慢慢提升审美,文艺就真正扎下了根。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要AI,不要AI味

文韵平

近日,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宣布取消恐怖小说《害羞的女孩》所有出版计划,理由是:小说有明显AI味,检测出约78%内容疑似AI生成。

当大多数人还在努力学习借助AI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AI味已经成为当下最流行、也最致命的差评。让人哭笑不得的是,AI检测、如何去AI味等,应运而生。

那么,什么是AI味?大概是指AI写出来的东西,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就像你满怀期待地点了一份米其林牛排,结果端上来一看,是3D打印的植物蛋白,形状完美,色泽诱人,咬下去:嗯,什么都像,就是不像肉。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语言没有温度。AI写“风吹过脸庞”,它不知道那风是凉的还是烫的,是干的还是湿的,是带着槐花香还是带着烧烤摊的油烟味。它的世界里没有概念,没有感受。二是缺乏意外。AI写的句子,千篇都是正确的套话,你读上一句,基本上能猜到下一句。它不会突然来一句让你愣住的“胡话”,更写

不出让人先是震惊、继而拍案叫绝的句子。三是没有闲笔。好的作品会有很多看似无用的细节,老舍会写一个人“把帽子摘下,又戴上”,正是这种看似“没用”的闲笔,让人物活了起来。AI太“经济”了,每个词都奔着主题去,结果写得像产品说明书。

所谓的AI味,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的“工业化痕迹”,其产品是流水线上生产的标准件。这种味道源于算法对海量数据的概率计算,AI生成的文字往往措辞滴水不漏、逻辑严丝合缝、立场不偏不倚,却唯独缺少了真实生命体验的温度。

其实,并非有了AI,才有AI味。之前,我们一直反对的是“八股味”。八股文的格式极其严谨,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一部分都有明确要求。明清两代能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出那么多人才,说明这套训练体系对思维逻辑、文字组织能力的培养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个时代的“写作工业化标准”。但八股文后来为什么成了人人喊打的东西?就是因为大家只守规矩,不破规矩;只讲格式,不讲“文气”。千篇都是“圣人云”

“子曰”,凑出来的文章读起来像机器写的,没有个人的见识、没有鲜活的语言、没有真性情。这不就是今天的AI味吗?

不仅是文章,电影也有这种情况。有些片子看着哪都对,特效在线,节奏不拖沓,情节也完整,但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你明知道是人类写的剧本、人类拍的电影,但看着就像AI生成的一样:工整、安全、套路化。所有的起承转合都按标准模板来,三分钟一个小高潮,十分钟一个大反转,笑点埋得精准,泪点掐得正好。看完不会觉得烂,但说不出哪里好。很多好莱坞大片也是这种感觉,他们也很满意自己的“电影工业化”。

近年来,迅速流行的短剧、微短剧,其内容也是高度依赖套路化叙事,“霸总”“豪门”“狗血”等元素成为“流量密码”,人物设定夸张,如霸道总裁、灰姑娘等,情节脱离现实,如一夜暴富、复仇逆袭等,“爽感”是有了,内容品质却极低。这是短视频领域的AI味。

工业化本身是好东西,意味着标准、效率、可复制性,能让整个行业的水平提上来。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当工业化走到极致,就容易变成“流水线”,而从流水线出来的产品,剧本有“工业标

准”,人物有“人设模板”,甚至连台词都有所谓的“网感金句”套路。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就变成了那股AI味。

当然,AI味不是AI的错。工业化解决的是“下限”问题,保证一部电影至少能看、不翻车。入股文解决的是考生的基础写作能力,保证他们不会写出跑题的东西。但艺术的“上限”——那种让人拍案叫绝的灵气,让人心头一颤的真情,让人久久回味的余韵,模板和标准是谁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排斥的不是AI本身,而是AI味,是套路。我们要的也很简单,就是真情。去年,杭州一位初中生写的寒假作业《旧忆还乡》火爆全网,人民日报刊报并转发点赞;句句不提思念,句句都是思念。她写的带着泥土味儿、带着亲人温度的细节,是AI算不出来的。AI可以模仿名家文风,但它模仿不了爷爷手心的温度,也算不出故乡晚风的方向。我们感动的,恰恰就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真情。

AI应该是帮我们表达情感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掩盖情感的空壳。我们要善于使用AI,让它成为延伸人类创造力的触角。(执笔 毛广绘)

小说《沉舰佚事》:历史暗礁间,打捞被遗忘的“浮标”

时晓莉

翻开《沉舰佚事》,犹如推开一扇通往1937年上海租界的沉重铁门。这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出的小说,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疑云为切口,构建了一座介于地理事实与精神高地之间的“记忆孤岛”。它在民俗烟火与历史硝烟的交织中,完成了一场关于“记录”与“遗忘”的深邃对话。

《沉舰佚事》最吸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文学赋形。小说核心情节(华裔记者宋诺曼利用假情报诱使日军击沉美国舰船)脱胎于真实发生的“帕奈号事件”。1937年12月12日,长江安徽水域内,美国炮艇“帕奈号”率三艘油轮停泊,遭日军轰炸,3名美国人遇难,48人受伤,船上避难民众伤亡惨重。事件曾令美日关系濒临冲突,最终以日方道歉并赔偿告终。这段历史在中文语境中长期被淹没。

作者水无香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并非偶然。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深耕档案史料多年。面对“帕奈号事件”的史实悬疑,他敏锐捕捉到切入切口:在真相与推演的模糊地带,小说能以虚构之光烛照未落定的尘埃。这种植根史实却不被束缚的姿态,使小说具备了厚重而灵动的人文底色。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未让纷繁线索失控。苏州河畔福州路、望平街的报业氛围,战时宵禁的规则,搭建起逼真舞台;一只名为“大师”的白猫更成为全书的结构破局者。它并非简单的宠物意象,而是一面比文字记录更温暖的

——山西省长治市读者 周慧虹

新文艺青年

当马面裙被撕开

是舞剧破局还是身体消费

梁书

年轻男舞者“喇喇”几下撕开华丽的马面裙,转身,舞动手上的裙子,亮出腹肌……你最近被大数据“投喂”过这样的舞蹈片段吗?

这是全男班现代舞团公狗剧场推出的舞蹈秀《叹春风》,它以马面裙、暧昧的光影、亲密互动、全男舞者,在抖音、小红书与微博超话中制造了持续数月的刷屏效应,抖音话题播放量已超15.9亿次。“看个身材和热闹吧”“现场气氛可以,但舞蹈真的感觉一般”……正如作品引起的网友热议一样,我和身边不少朋友也对这部“爆款”多次展开探讨。

首先要承认,公狗剧场在商业层面的确找到了路子。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探索出既有市场效益又能引爆话题的剧场演绎模式,抓住了快节奏生活里的人们渴望获得短暂感官刺激与情绪释放的心理需求。全部由男舞者出场的阵容,在此前并不多,也算得上是新事物。然而,硬币总有另一面,在肯定其商业价值和传播效果的同时,我也想提出一系列追问。

追问一:是行业的破局,还是擦边

的生意?

600多场演出,30余个城市,曾登上春晚舞台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用了3年时间实现,而公狗剧场仅用1年。对此,一边是“行业风口”的喝彩,一边是“物化身体”的质疑——那些接受过至少四年专业训练的舞者,如今以裸露肌肉和撕扯衣物的方式登上舞台,并被冠之以“力量之美”。

从偶像崇拜时代兴起的“小鲜肉”“小奶狗”,再到如今流量热捧的“全男舞团”,身体消费从未停止,这一趋势几乎伴随着我们这代人对文娱领域的涉猎与探索。但作为一名舞蹈爱好者,我对此真心不“感冒”:舞者的身体,不只是物质的肉体,也是文化的人体,更是人精神品格的外化形态。当舞者的身体被消费、舞蹈成为纯粹的消遣,这样的探索能代表行业的发展方向吗?

追问二:是内容的创新,还是审美的降格?

在《叹春风》的网络切片中,男舞者裸露上半身,用顶胯、脱衣、撕裙等动作,兜售所谓的“男性魅力”。大部分巡演片段还包含在期待感官刺激的观众身边热舞的场景。对此,一些人说,“这是很大程

度上的创新”。但在在我看来,这与近来一些景区NPC喂糖式的擦边营销接近一个路数。创新也得把握边界。只有赤裸的身体展示与感官刺激的创新,能称之为专业舞蹈艺术的创新吗?“躺平的快乐”看多了,我们会慢慢变得懒得较真,审美品位的水准也会日渐被拉低。

其实,近年优秀的演艺创新不少,如央视春晚的《咏春》《喜上枝头》、河南卫视春晚的《唐宫夜宴》等。它们兼具创意与格调,热度与口碑,还有不少年轻人上传了“模仿秀”视频。再比如不久前因一段随性拉丁舞刷屏的许文颀教授(“法拉利大叔”),就用他松弛又自信的舞步证明:接地气的表演未必流俗,好的舞蹈本就该既有格调又不端着,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情感共鸣。

追问三:是国风的进化,还是方向的迷失?

《叹春风》的官方宣传为作品披上了一层精致的“文化包装”。“新中式美学”“十大雅事”“融合传统”“男性舞蹈美学”等被悉数堆砌为卖点。但假如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叹春风》的“新中式”,新在哪里?“中式美学”有哪些特征?

微评

假乡村,真狗血

别把玄学当解药

乡村矛盾剧如今浏览量可观,这类剧刻意放大邻里纠纷,虚构狗血剧情,将个别现象渲染为农村常态,实质是消费农民负面形象,以赚取流量利益。这种创作不仅无视乡村振兴带来的真实变化,更给农村群体贴上狭隘标签,制造城乡隔阂。这种把短浅目光投向灰暗滤镜下的刻板印象,该停下了。

——福建省三明市读者 张千千